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四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五

序

文集序四

張穆之觸鱗集序



齊其先生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為他國矜式周衰諸侯並爭而魯為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不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龍叟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金鄉故隸充充魯地五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

一

太平興國二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群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為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為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官學未試百首來歸迺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為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困復識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彌日凜乎直諫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困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去至其他詩文章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儻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為多黃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為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乃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斥



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畏公尚以為不可及也則公之為人可知已補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為集序補之以言為戒又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臨年踵門請不衰至載石戶外因甥張宗顛以言辛辛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笑為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為尚書郎知蔡州耻言不用未四十解絃而去其世豕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為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文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為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

海陵集序

同前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頭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飭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李虛張駟者為尊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此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鬪士亦以方略膺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可存也可亡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者間干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彫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詒而得禍猶

丁二日五十一

一

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自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友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喪氏者有年不幸其趣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蒞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閑閑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若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楚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名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移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莊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高常侍文集序

玉臺先生

唐高常侍有詩名嘗為彭州刺史今太守趙公哀其詩文二百四十篇釐為十卷刻之板謹按唐史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仕至左散騎常侍與李白杜甫同時二人者嘗客遊梁酒酣登

文粹一百五十一

三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李杜文章光焰冠絕一時而適與甫唱酬見甫詩集中其詩不論可知竊竊息三人者皆英偉曠達有經濟才路不獨以文章自名也遭世方亂白一見明皇帝不為親近所容乃浮遊四方甫為諫官言事忤旨流落以死獨適稍顯蓋亦落落難合故功名不見於世史論白不過曰喜縱橫擊劍為俠而已甫則曰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至適曰語王霸衮衮不厭而言浮其術蓋未深知此三人者也初適天寶中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掌書記甫送之詩云請公問主將何以窮荒為此姚宋聞人也白知郭子儀之為人傑適策永主必敗其前識遠慮如此使之得志功名豈少哉趙公名子澁字彥清善屬文詩尤清麗有江左唐人之風而仕亦不遇其為彭州與適相望三百餘年乃廣其詩文而傳之將追適而與之友則亦適徒也予故備載之六靖康元年四月十七日眉山王賞序

固窮集序

固窮先生

道不在名亦不在利非惡於名與利也爲其一累於名利則且將役於物而喪其所守以至於犯非義是以君子之與人必觀其能窮而人之所以志於孝者必在乎能處窮非窮能得道也蓋將窮而學學而不至於犯非義此道之所以得也夫有所不爲然後能固窮能固窮然後能外名利而志於孝是以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稱顏回而回也屢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原憲轟然處窮閭之下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一言之失則終身愧耻若子貢亦可謂誇矣然世之語學者不與子貢而與回原憲是惡乎名與利也後之窮而能學學而以文名者莫如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愈考其言以觀所行無一不合於義者非獨文辭之工也然仲舒困於忌馬遷困於刑劉向困於讒韓愈困於逐四人者皆不以貧賤易其志困窮而改其操者也故讀其文得其爲人唐之士以文取高位而貢顯於時如蘇味道沈佺期宋之問柳子厚之徒不可勝數然不役於道而

卷之二十六

四

役於富貴故務得而不務孝能進而不能退其文雖存於世而孝者以其入故莫之貴尚是豈有惡於彼哉夫人之爲文所以名言而言所以行其志志在於孝則其文理志在於利則其文浮此其得失較然可見而不可誣者也世之浮淺之士急於功名富貴之途而重有飢寒凍餒之患辱身蒙垢以求媚於世何哉余少而孝長而仕非能忘名利者也亦非窮而惡乎不窮者也蓋將窮而仕仕而學以期於不犯義故集其所嘗爲文而名之曰固窮且以見其志尔政和改元七月十日丹山彭俊民序

蘇魏公文集序

龍溪先生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乎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出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尚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又也揚子之書數方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而雅闕

而深若無以異乎秦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曹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終始其見於文者以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其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樂夫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偷薄為軻雄之書百世

文一百五十六

五

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騁馳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館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於其書信然則公之它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携乃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表章疏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其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

張文潛集序

同前

右文潛詩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一百八十有四第為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舛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重複定為此書皆可以繕寫文潛名未諱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慰使領充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等四君子而文潛少游之客也公於詩文

兼長雖當時鮮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歸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舛制敷腴音節踈亮則後之孝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効白樂天舛而出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弃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為別錄云

曾公卷文集序

蘭陵孫公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至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臯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孝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出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志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輩以文儒道德為孝者宗号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勲有勞在受遺之籍諡文肅曰翰林孝士望高文碩孝出處大節尚先生齊名諡文昭皆有文集行於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

文二日五十六

六

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孝成文昭讀其文驚曰文才出於天分省孝問之半於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孝士鄧公温伯季試制策未幾科殿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諭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瓶水踈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一時老師宿孝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它日必以大千筆繼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召凍崔鄒浩龔史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明附邢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興大獄脩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於朝者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為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詛奏公為真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林州持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



古內所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片光之妾廟堂  
傳矣至今為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孝詩以母夫人曾國  
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遷宜  
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檄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圍扇上諸詩人莫  
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配雅頌而卒不  
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  
如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  
集公詩文為十卷貽書先友孫觀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  
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雅詞桀句殆与樓稱  
余与坐客韓駒子蒼張文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啓  
乃与范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  
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注藻彥章識其藝  
故不著

張洗馬清安集序

洪忠宣公

文二百五十六

七

教以文為先而行次之文以氣為主而孝將之清安張洗馬嘗  
從事於斯矣觀其著忠孝論及哺詩可知其操行斗運四時管  
還為宮二賦可知其強李嶽古諸篇慕謫仙之風度大旱等行  
窺少陵之藩籬可謂文行兼修氣李相副者也若天假之年文  
必高乎當世行斯繼於古人然而少年登利壯歲無祿雖真後  
逸之才莫錫中下之壽素志弗伸後嗣不立是可哀也及後五  
十年姪遥郡者出其集以示子故為序其梗槩使北方之孝者  
將有感於斯言

錢氏箕裘集序

茗溪先生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悅字縠巨者之所作也武  
肅王以兵拒東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其越之地尊奉上國  
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臨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  
方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  
祖慰遣甚厚太宗登極幸以國入覲而兵越之民幾二百年不

誠兵革其陰德之茂在人膺肺間至于今未忘也士大夫享道  
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諦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  
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於時者若干人以為此集將附之  
諸篇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地之盛席勳舊姻戚世公世卿  
寵遇赫奕不為不多顧獨以恩澤聞而人才輩出表儀縉紳如  
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欤異時位孤棘秉旌  
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婁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  
以自樂於名教其意豈肯與恩澤侔以其有挾冊覓舉與寒士  
較得失率攻苦食淡卒蠲事業使余愛歎之不已也况前輩與  
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余  
之所羨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地事不兩全錢公  
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珥貂亦無取  
云稷臣在宗族中為取不遇者客居異縣曷然坐空廬讀古書  
行古道面有藜藿之色蓋余寂寞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之序一百五十六

八

辛卯吳興劉某序

盡言集序

橫浦先生

三馬溫公与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為天下士大夫所  
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  
所與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與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  
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蓋器  
之再傳而得陳堊中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  
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亦  
行使二聖之符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以王氏黨  
其法待二道亦太切矣余雖不及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  
而已

九峯先生文集序

李工部

議者以古今文章至唐韓退之而集大成是大不然彼蓋不知  
其後復有所謂東坡居士者也居士之文如万斛泉源不擇地

而出蓋匪潛匪滌突蕩衝注放而爲長江大河激而爲驚湍怒  
濤魚龍變怪之所窟宅明珠大貝瑰琦錯落之所蓄藏涵天光  
浮地軸渺渺渺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其凡也究觀規撫粗  
窺梗概高明鉅衍醇深麗密壯厚險遠奇譎幽怪筆端雜糅千  
彙方狀若戲若劇動中律呂索之不窮閭然益章文乎文至是  
無餘蘊矣然則集古今文章之大成唯居士可以當之九峯先  
生居士之從孫也孝問壺域論議根萌一出於居士步步趨趨  
無毫髮少戾而或者以模擬爲言良臣獨以爲此固蘇氏之家  
法也他人不能得而先生得之奈何反以爲訾哉良臣寔門下  
士平日蒙被教育爲最厚侍先生几杖最親最久妄論先生之  
文是非去取雖以居士爲宗而其幹旋運用超放自在冲淡簡  
古淵沈粹潔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如清廟之瑟朱絃跣  
越一唱而三嘆蓋創立機杼一新槩枯掃去無墨陳迹而自成  
一家者也使居士復生亦當變色稱之不容少貶其誰敢輕議

之惟蘇氏以文名天下後人踵武何啻六七作皆斬斬見頭角  
聲光儼然至論衣鉢之傳名寔無負垂百世而不朽恐無以易  
先生者且其集嘗經上乙夜之觀自先生即世垂三十年士大  
夫求瞻翰墨之餘光引首流涎甚於飢渴之待哺非一日也頃  
過少城邂逅其子臨安府府李講書藻始見屬序而傳之曰往  
年陽安蓋嘗以是精禱于下執事矣矧然有富於吾之心手足  
鼓舞旋筆疾書故不復以蕪陋辭先生舊序彭彭有九峰頌奇  
秀先生悅之因以之自目去紹興二十年八月日門生左朝請  
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良臣再拜謹序

景迂先生文集序

箕山先生

三代之文歷戰國而不亡及漢興俱亡焉涉魏晉宋齊梁陳隋  
其文不興至唐昌黎韓文公始興焉而唐之文又與文公俱亡  
矣國朝則吾文元公出焉楊之公嘗稱其可宗新祠碑自唐中  
葉之後未覩斯作也司馬文正公則稱爲人物之師其子文莊

公一夕嘗將相五制當出天其言文元公文華公之子右孫悉以文世其家從伯父微猷閣待制侍讀公諱說之其曾孫也其積厚矣於是吾家三代之文有侍乎侍讀公而大成故昔宋弗父何之後有三考父正考父之後有孔父嘉孟僖子謂其世有明德其後將有達者其在孔丘大哉夫子之道噫亦遠矣蓋洪河之源不自乎其高二千五百里崑崙之山則不能如是蕩滄海湧成碣石會灘沮略嶠炎猪大野浮于齊濼淮泗而注乎其大也世之學者其有覃思於五經則皆斷自孔穎達始前乎孔穎達者其猶夏商周之彝器不知者不論其有知者亦以為何適於今之用而莫致意焉惟侍讀公則歎曰復三代之文而不求諸古宜三代之文卒不可復也求諸古得聖人之經有四康節先生生云尔故於易則祖淮南九師京房鄭康成荀爽而上以極乎希夷陳先生之精微而識卜子夏傳蓋出於張弧於書則原諸伏生孔安國劉向而傳乎一行近有取乎泰山姜先生

於詩則稽諸鄭志而雜以齊魯韓三家之訓而考正乎賈誼劉向揚雄之所著下及乎陸機顧野王之所辨而恨言尔雅之不見於春秋則本諸經而該乎左氏穀梁氏公羊氏以及董仲舒何休杜預范甯啖助之徒而能各知其失近有取乎翰林侍讀劉孝士泰山先生於論語則遠求乎季充衛瓘孫綽顧延之謝靈運諸孝者而有得乎何晏邢昺之所遺其孝父且傳矣蓋尋古之絕孝墜緒由是所得汪洋宏放皆三代之道而言則三代之文也然則三代之文豈持於吾家為大成邪周公惟於武丁時稱甘盤彼冢宰說寧有不孝哉孰謂甘盤之獨賢欤抑其及孝必有說所不及者焉逮周公而後知之尔今讀侍讀公之文而曰吾宋三代之文於是而大成者其誰曰不然侍讀公之文多矣其孫子健之闕獨撥拾於流離喪亂之餘其始健之一也見翁之有作健則端起程而藏之其在道路健則區漚而負之其後闔之長也聞孝士大夫之家或有之則身不遠而求之

既得之則手乎鈔槧之不知其勞也所得亦艱哉合為若干卷  
然比之承平所有纔十之一二焉健請於其曰吾家少師公封  
丘府君崇福府君之文侍讀公皆為之序則文必有序也其既  
為之序以推原文元公文莊公所以其乏而侍讀公所以大之  
因告之曰韞櫝而藏之不若誦而誦之辭咄而誦之不若朝  
夕而行之庶乎其傳之也遠後世復有繼而興者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六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七

序

文集序五

西江集序

方舟先生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強而得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軀博大洪深迺徐豐衍怨而不至誅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博厚溫察之氣不可及也至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噫憔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絕為異哉蓋系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嘉祐熙寧以至於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粲然一家蓋其所鍾厚矣西江集蒲誠之文也其孝雖不盡施而見於室言者唯此朴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資者想見其人矣唐末

又粹二百五十一

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先後耳今西江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孰矣後世欲知其文之自與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胡子知言集序

南軒先生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中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會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先生之於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晚歲嘗被召旨以疾不克造朝先生之學體用該備豈翫然忘斯世者是書蓋平日所自筆逮疾病時猶在枕間意有所到隨即更

定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或問於某曰  
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猶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  
子始道性善今先生是書及復論性爲其詳無乃與聖賢之意  
或有異乎其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  
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  
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  
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  
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費故高  
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聽之一爾其間則喪其本心墮弛萬事  
毫釐之差霄壤之遠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志言  
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心  
妙性情之得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  
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而知  
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

卷一百五十七

二

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  
異端之歸乎其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決於心府自惟不敏有負  
夙知序次成書貽于同志不遑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江諫議奏藁序

同前

諫議江公奏藁凡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際徽宗皇帝親萬機  
猷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曰相繼起南荒越明年  
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  
諫自以不世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  
而於遠便佞敦友誼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  
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西紹  
興四禩有詔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  
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寬  
仁莫遠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其側聞前章道公事本方公在  
門下珍禽奇獸稍稍入內苑奏疏力諫其漸後數日上謂公前

所論繼已悉罷遣時獨一馴鵲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頤內侍刻  
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為不用矣一斥  
不復豈微考意耶而獲伸於紹興又豈非天也耶某得此書於  
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油濡長育四十二年  
而收其用為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  
流風所被議論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  
也元氣不傾雖夷裔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為國  
重輕如此然則為國計者其可忘封植愛護伸忠直之氣過導  
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日幸登王朝其又可違回利害之  
途自同寒蟬卒陷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郡學教授邵穎慨  
然錄版傳後其所向慕文可知已公諱公望字民表去

眉山王公王臺集序

洪內翰

五星宣精垂象以人倉印然唯太白最大東啓明西餞日無論

文粹一百五十七

三

冬夏常繁然麗天其居方在西靈光所孚芒潤煥共溢為文章  
之瑞岷蜀實當之自司馬長君倡其華腴名薄宮環王子淵楊  
子雲繼之黼黻河漢之輝英焰弥万丈不止也浸得晉唐來者  
如鷲極而至乎東坡公前無古人於是眾作訖想一時高第張  
秦黃晁四君子之徒外堂親炙各隨淺深窺見一斑植立門戶  
天下士不志於文則已心乎斯道舍而之心譬之醯雞守甕為  
天迨其葳蒙蓋將所置愧則生平厥後聞而知之遙深相承  
燁如並世若玉臺上公者可端拜矣公諱賞字望之實占籍於  
眉而從兄弟通義君同安君為坡夫人淵原漸濡故有端緒壯  
年游譽已卓卓輩流間擢登俊造鼎甲留落過中身晚躋禁涂  
董翰苑平生涵負渙焉彰施遂為眉山嫡派而落筆成章得於  
容易且不肯自閔重橐照留歲少子稱著意訪索辛勤四十年  
僅逮什五凡為詩四百有六序十記十二表劄五十書若啓七  
十六內制三百四十三講義故事二十雜著五十一詞祝疏誄



八十二誌銘行狀四十一并之二憲千八十九篇從武都遺信  
百金重研持以相示勸叙其首將斂之木以敷詒後人邁自省  
事來夢想老坡仙願為之役得見近似者斯可矣攬之驩然併  
日敬讀惟公之又大要以中正為主卒及名義風節事朝孰復  
申言之不為世俗諱已心輟若其所論如堯不去四凶禹行其所  
無事謂召公不說周公為聖人微權陳平魏相有大功蕭望之  
昧於天民達可行與夫正已而物正之誼折中陳壽之評諸葛  
品杜子美為姓宋間人笑韓子傲相國翰林之說梗柵不可與  
松柏並平涼徹備則夏虜不疑皆昔賢旨意所未到謂之坡門  
正宗可不可也王臺著青神鄉名公葬于是故以標其集稱傳  
家善文富史幸嘗上九朝東都事略得直秘閣今守階州云紹  
熙三年十月五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  
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先公遺事序

西山先生

卷一百五十一

四

先公既弃代翰林學士陳公狀其平生節義之大者以授丞相  
趙公公又狀其大者以聞上為詔有司褒恤甚惠其小善細行  
二公以古史法宜略於博之意有不忍者當艱艱疾病中尚能  
追錄於紙合三十事為一卷若先公所不言世所不言世所不  
聞博所不足以知古所謂隱德者雖趙公陳公之賢博之不肖  
皆不得而書矣悲夫紹興九年四月庚戌仲子左承議郎行祕  
書省校書郎兼充實錄院檢討官博謹序

康節遺書序

同前

博大父康節公當仁宗至和嘉祐間韓國文忠公秉大政固  
已謝聘不起一時交遊自富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皆  
天下僊人其續古今之道妙天人之孝博不肖不敢稱讚而論  
在太常傳在太史與夫天下大夫孝士之正論可以考矣伏念  
在昔孔子返魯著書其意甚遠後世僅存於屋壁之間者雖天  
地鬼神實臨之亦其孫騰之功也故博次第大父親書經書與

者所以正其綱曰敦古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  
尤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古者講明之  
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惟先王道行於家而化夾乎天下  
萬事以正萬物以遂氣志交乎而無不應焉至于世衰道微之  
時而流澤之在人心不可以雍遏故詩三百篇敦乎情止乎禮  
義者聖人猶有取去且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  
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曰祖謙伯恭父爲嚴陵教官與其  
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魯論學子聖賢之所以發明人倫之道  
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祭者悉筆之于編又泛攷子史諸書上  
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多可法而已載  
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他爲之未善有不  
暇問也明日蕪所編以示宗而請訂焉未幾而成名以闕範某  
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樂之也家庭閭閻之內鄉里  
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淺深味之長短篤信力行皆足以有補然

女

在學者則當由是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  
書所載莫非善分內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其  
精微親切必有自得于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  
矣書所登載者皆自蘇尚文編云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八  
序

文集序六

諫垣存藁序

韓魏公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異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怨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使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弊得真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於中理日益君聽而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躬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

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慎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燬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雖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二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寺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去特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韻總序

六一居士

僮工於為弓而不能射弄美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

爲事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死生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類者則往往不能平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筆爲韻鏡五篇推字每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力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筆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三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且其學必至焉爾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止焉鑿筆之書非特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七十二日五十八

三諫書序

雷夏先生

日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考古道而行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文明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傷直道之難行故遂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冊千古如生苟幸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

以搢紳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移舊轍漸紊彝倫巨故獻剴是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頌拜像教亦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盛於斯巨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隳紊累置不已俸祿難充耗蠹疲民罕聞良吏巨故獻杜佑并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亦欲使昔賢遺恨盡自衛巨前代遺文與于聖主者也每篇之末巨別有起請言巨指陳時病稽合前文無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復又自立問難列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溫公

昔曰樂天在洛興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晉明僧舍晉明樂天之後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縣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

又二百五十八

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矣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費如緇衣取其蔽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万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万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閱大頭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如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卒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色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某未七十用狄監廬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某序其事不敢辭

岳臺表影新書序

范忠文公

測景之法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國而阜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為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則有日月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王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岳臺為適中也今天子都汴皇祐元年宋興九十年矣始詔有司即岳臺故處用崇天曆測候一年以考正焉於是司天巨元翼上言昔之測景必十餘年備天道今年止恐未能得景之正乃聽測候三年起是歲十月戊寅小雪止四年十月戊寅立冬步天之行與曆并參相考驗則比夫前世之法為最近密又宋周以來見于經及漢唐

所載諸儒論議合今所得景景尺寸凡三卷列于左方

御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詩序

奉

王岐公

臣讀詩至小雅之正見周之盛時樂賢人之在位而君道益自尊顯既飲食之又有笙簧鼓舞舞幣帛侑酬之禮恩勤返復以盡其懽心且君能下其臣則為臣者未必有感發忠誠思以歸報乎上上下下相交四海蒙澤以致太平使國家萬壽之福无有期極其詩傳于後代猶歌而取法顧匪盛德之事豈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乘暇日延羣臣觀三神聖翰于龍圖天章閣玩心文明藻典瀟灑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為飛白書使左右縱觀若驚鷲為鳳與夫煙雲布護之象莫不回薄于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德以曾闕也因以其書分賜從臣於是尚書給筆札詩等二十有八人咸展宸唱以進既置酒群王殿上猶慊然有未盡意越壬子再召觀方國頊所上瑞物其木石皆有文質天所以啟宋永命之符又陳先朝述作之文載披載

繹以示祖宗稽古之孝而百王之絕疑也已而復燕羣玉殿乃  
大令樂其初有語曰幸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期與卿等共之  
唯盡醉勿復辭遂出禁中肴醴芳花異香瑰奇未見之物觴每  
行必命驪者至手三四衣冠愉愉不知涵濡君德之醉也臣伏  
思陛下臨御四十有一年未始少近宮室苑囿歌鐘狗馬之娛  
一朝游思清閒君臣相與終日飲酒而不失其正雖有周盛時  
之詩臣愚竊恐未能遠過也昔帝王游觀之盛固有刻諸金石  
以傳于無窮矧茲希闊之遇哉臣與游禁林又塵太史氏之職  
恭承明詔敢拜手稽首以揚万世之鴻休臣謹序

字說序

臨川先生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  
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  
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自義皆出於  
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

六百五十八

五

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  
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孝士而於是時始變  
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魯說  
文於書之意時有所語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  
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斂矣魯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子  
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  
子贊其始故其教孝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  
九矣

梅賾飛白書序

石室先生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之絕孝者  
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泐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亦動兩  
負戲畜亦陰陽之功今造化之巧宜平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  
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奧瑤寶室矜刻首容摹肖時亦飄隨  
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為秘策無一略他坑流界後嗣

傳于無極而况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且何如以奉其什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寫華楷初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聳騰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猶濕觀其點分鴈角下壓素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欽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衍榘積載以臨治願將刊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實佛廟鬼求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序

王氏書目序

王深父

先君好聚書然起游士為州縣小官十餘年晚始登朝有以錄其入簿而仰衆月率無它贏贏輒以益諸書巾印而備寫者多

又二日五十八

六

世所難得而其大行者往往未暇及故王氏之書於困子書尤鉅先君曰極吾力不能厭吾意而老矣雖然吾有子孫幸續吾家完舊而益新則數世之後王氏之書可勝道哉吾觀今時之人凡所以望於其子孫者富貴利祿非分之所難則命之不可強爭也今吾獨好是物而以遺於子孫有賢者即益以張吾世於學者也如其不賢猶足以自守尔比夫違寔屑屑負爭於分命之所當失之則悲者不亦約而易操乎故嘗自錄其目為一卷嘗主簿臨安時燕居於廳之錦樓因以名焉嗚呼先君沒七年曰兄弟弄其蠹窟宅土以接衣食而言之益日少相視痛憤悲卒負先君之志而後子孫不能知之故據錦樓差別其類重錄一卷而於每書之尤各記先君及回莘所得之年歲今後子孫於其所得者亦各以名記其年歲世世傳之如此嗚呼先君之志其集而美驗則王氏之興可知也皇祐五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回

回固尚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與相匈奴收晉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而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力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下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屋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 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元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倍官士

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二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賅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割景福內庫以畜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考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厲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日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早獻感悟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葭邊又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改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竟政之初為強兵

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  
市場壟斷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  
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  
內帑別藏持有以助之而國亦備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  
求民之疾苦而瘵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  
不貢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  
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待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  
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  
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  
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  
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  
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  
賢使能宏養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  
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

文二百五十八

靜仁而怨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  
法更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間國用曠竭臣  
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  
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  
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  
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  
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民賦序

同前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  
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  
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與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  
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  
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教子斷壞支解以求免丁  
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

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田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  
馬之法吏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焉  
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監驛民  
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  
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国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  
者矣詩曰俾波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宜有年  
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  
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  
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  
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  
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  
卒在門民號无告二十年之間民无貧富家產及耗此所謂不  
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天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  
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

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畝因口之  
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  
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  
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户无主客以  
見居爲薄人无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  
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用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  
田少而稅多僥倖一異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  
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  
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杖私還崇告  
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璋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  
失陷之稅此二者皆爲國欵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  
其名誠使民尽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无復征戍之勞而朝  
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

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信辨之息而子  
平之責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犬彘百物皆售州  
縣晏然更由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  
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悅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无  
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苛宇文  
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  
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  
以異此凡此三者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  
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  
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自役在民衙前大者王倉庫窮饋運  
小者治燕享職迎送被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  
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坑場以募衙  
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  
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  
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文粹一百五十八

一

古今家誡序

同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  
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情慮故其為之避  
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  
有所必至矣輒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  
不及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  
臣也慈之乎令以戒之能者引之不能者取也臣之於君也可  
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頭皆有禮存焉父母則  
不然子雖不肯豈有亦奔者哉是以及其有以告之无憾而後

止詩曰淵淵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饁豈弟君子民之  
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故父母之於  
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  
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事  
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  
四十九人以示輟自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字吾  
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輟  
曰雖有悖子怨聞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母之聲則  
六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  
之身今是書也豈將以茲之與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  
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八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序

追榮集序

元參政

皇帝尊道禮賢表顯有功卹舊閔終以風天下忠義之勸維忠

粹一百五十八

十一

獻韓公以永興節度司徒兼侍中薨下葬上哀悼置喪服制  
以尚書令告第又以配 英宗廟食告于朝都堂集議合  
國文賢二法易公名勅博士弟祠法賻加等大中侍持節職喪  
發卒治棺具一品函簿鼓吹葬公故原 宸筆為製文以詔神  
道而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其孤志彥以上之賜  
不以其御製碑銘及冊謚遣奠等文摹刻方牘題曰追榮集且  
來請序其末竊惟忠獻公之盛德美業為時宗巨獨開沉謀首  
建大議代邸得橫庚之系翼室受憑几之遺扶六龍於初潛捧  
重先於黃道九鼎所安安時惟公功昊天不愆梁木其壞 皇上  
永懷舊德駿發睿思鋪三王之英函六藝之法哀次闕闕作為  
銘詩如雲章日華閨飾万物使美王之氣見于山川至其論公  
尊強社稷功高而不矜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方漢之周勃  
唐之姚崇其不幾乎噫堯聰之知人舜知之念功衡尺精緘無  
圭黍之間俾忠巨感繫誦良吾之銘國人齋咨泣平津之詩古

中有死公爲不亡彼正觀者司空之碑而無稱首之號開元表  
江左之權而非極致之文豈若公感遇聖皇終始殊禮責以神  
藻揭諸勳心金刻煌煌與穹壤同永老臣固陋詎敢飾翰墨以  
望清先之騁瑞哉叙千篇後姑以慰孝子之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百五十八

新刊國朝二日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五十九

序

文集序七

禮閣新儀序

南豐先生

禮閣新儀二十篇是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書之館  
秘閣及日書目且二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中館秘閣  
及日書多複重其篇以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日書有目錄一  
篇以考其次第蓋此書本二十篇則集賢院書雖云然其篇次亦  
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二十篇復完夫孔  
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  
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或不放其邪心  
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  
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  
出入吉凶及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

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恆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  
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  
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  
代之禮未嘗同也後世夫三代蓋子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  
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  
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  
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亦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  
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每至於漠  
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為之節至患夫為  
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  
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邦者或不為  
宮室為并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資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  
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  
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

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象之質致  
文粹而易克指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  
之節而不能絕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  
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  
作之方也故元尊之上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  
以為貴本一以為貴用則知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粗  
且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  
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  
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  
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  
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  
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  
禮者考而擇焉

卷一百五十九

二

仁宗訓典序

范太史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其甚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  
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  
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  
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  
勇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開心於有  
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  
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內為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  
于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礼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二年



宋興以來其國最久修身于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  
端拱於法宮之中而隣一卅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  
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滄溟海宇流風未息  
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足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  
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厥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  
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  
德以勸成王取其可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是  
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帝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  
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  
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  
人君唐史官吳兢以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  
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近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  
朝以備述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  
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謹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

并一百五十一

三

治之準繩自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  
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方一之補  
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中宮懿範序

王樞密

夫正位宮闈同躋天子奉宗廟為天下母非有盛德莫勝焉考  
詩書所稱至漢唐之際能全烈始之美者必皆奉上以敬順接  
下以寬仁謙恭儉約而常以驕奢盈滿為戒如忌之念不積于  
心護邪之言不納于耳虛懷受善動必由禮而孜孜夙夜以輔  
佐君子為志故能享尊榮保安樂而日隆家人之道與方秉比  
德於無窮有忽于茲悔吝憂危隨其淺深如響而至可不慎哉  
竊以謂居其位不可以不知其故謹採先王經訓洎前言往行  
可以為法者編成一卷目曰中宮懿範庶誦其言而致思聞其  
風而外慕日月之下薄有補云

仁宗御書後序

後山居士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迹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願好雅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威為臣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方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文一百五十九

正蒙書序

芸閣先生

熙寧三年子張子移疾歸休南山下齋居玩道者六年始立言為書以正蒙名之出示門人門人未卒學子張子沒後十年書尚未大傳門人相與謀序其作書之意而藏于家以待後世之知言者以郡呂某曰嗚呼大學不傳久矣孔子之門如子貢之高弟猶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有隱而孔子未嘗言之蓋不明人倫則性命之理無所錯不本性命則禮義之文無所出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合天人兼本末妙道精義嘗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遠乎交際酬酢洒掃進對之末如異端之學絕倫離類造乎難知難行之域則子貢者庶乃者序文章而不敢謂性命之理亦在是乎孔子傳之孟子孟

子死不得其傳子張子生乎百世之下絕李之餘異端爭長俗  
李失真超然自達獨立不懼推吾意以逆聖人之志致吾知以  
窮天地萬物之理及之於吾心而悅質之於經而合考之於理  
而不繆推之於天下國家而可行言不主文發端非一雖六經之  
所未言先儒之所未稱聖人復起知不易乎斯言矣或曰古人  
之所不可得而聞者夫子恐傳之書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子  
及矣曰道之不明未有如是之甚李之不繼未有如是之及使  
夫子而不言不幾乎絕而不傳者乎時然後言亦夫子之所不  
得已也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有二日序

御賜兵玠少師親札及詔書等序 玉臺王公

建炎三年金人踐有同華天子在建康命知樞密院臣張浚為川陝宣  
撫處置使四年秋九月浚合五路之師與金人戰于富平我師敗績金  
人乘勝遂北尽有陝西之地遂欲窺伺川蜀時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知鳳翔府臣吳玠收其眾保大散關之東曰和尚原明年改元紹興冬

文二百五十九 五

十月其元帥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自陳倉涉渭長驅上大散玠率兵  
擊之虜眾大潰兀朮遁而免追奔至渭上師幾殲焉捷書聞天子始識  
玠名金人自陷京師所至州縣皆望風驚散莫有鬪者至是中國之兵  
乃知金人可與戰而勝非若鬼神豺虎之不可禦也俄而和尚原失守  
玠退保仙人關金人亦憚玠威略以為不可敵三年乃潛師出商於下  
饒風玠命梁洋清野以待敵至死所得遂由斜谷以遁四年復大率犯  
仙人關玠力戰敗之敵偽斬溝若持以者一夕遁去自是畏服不敢來  
攻蜀人以安天子先西顧憂玠自屯和尚原以來為蜀捍蔽十有餘年  
天子每以宸翰賜之與凡詔書共六十一篇其門人宣正大夫郢州防  
禦使臣楊從儀良次鏤板明玠忠勞龍圖如此以勸來者而屬臣賞厚  
其意巨嘗觀漢光武中興建武十二年吳漢代公孫述進廣都光武以  
書戒之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勿與爭鋒須其力疲  
乃可擊也吳漢不用幾致於敗及引還廣都且戰且進遂克成都臣伏  
讀宸翰有曰自古恃險據隘者幸彼之來坐以制勝未聞望風而靡也

天子  
箴詔

武又嘗觀李靖為唐名將其五世孫彦芳家  
書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執知公起居

狀皆入宗手墨權德輿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尔邪臣伏讀  
宸翰有曰但恨阻遠不得撫躬而慰朕之心也玠之遭遇何異  
李靖謹再拜稽首而書之紹興十六年七月一日左朝議大夫知  
興州軍州事提平字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王質  
謹序

汴都賦序

濟北先生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  
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并衢城  
域使各有財以隆中興示天下為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  
譙縣事閔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  
言天子盛德侯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  
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

文二百五十九

六

官之銜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  
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  
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  
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  
夸易好也聽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  
人博聞而微辭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大行呂梁舟車方  
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  
吹咽哺夕厭滿醑酸肴脯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  
卒徒之盛終曰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後世徇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竊怪以來  
進士舉有曰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  
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闕衍何也  
景暉為人蓋淡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  
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為侈麗闕衍者

李方叔遺藁序

澗上文人

李方叔遺藁序

龔止李侯以其先君子之遺藁示余曰文人吾先世之執友與  
吾父游乃數十年以相從論文賦詩為事余曰父屬藁之文與  
慮數年篇藏于家小子不敢大曜日月之逾邁不有序述以昭  
示子孫使世守勿墜則後之子孫翹然或忘其章是不肖之孤  
荒弃厥緒使其後世無以考吾父之志而承其業世之學者欲  
觀吾父之志業於何求焉唯夫子為我序而明之豈唯不肖之  
孤是望其亦吾父之志也余應之曰子既以正集託序於岑侯  
彦休而彦休又大述乃父之懿烈矣亦何事於余而余雖欲志  
之將何述焉雖然世之論方叔之文者多矣余竊以為未之或  
知也若僕之所見則有異乎是世之人見方叔出入東坡先生  
之門則遂以為學其文且似之者是大不然也東坡公之文雄  
峻高簡而優游自得方叔之文紆余委備詳緩而典雅斷然各

粹一百五十九

七

為一家之文初不相同也豈唯方叔古之人皆然孟軻學子思  
者也其為文則不類子思宋玉學屈原者也其為文則不類屈  
原太史公學丘明者也其為文則不類丘明李習之學退之者  
也其為文則不類退之唐之詩人非無李白杜甫也薰陶乎氣  
韻連接其步武非異代相望也然而王維孟浩然高適韋應物  
杜牧李賀白居易劉禹錫元稹李商隱張籍顧況溫庭筠之徒  
及其它詩人以數百各自成一家未嘗肯規矩蹈襲甫白曰豈  
以甫白為不足法哉非唯不相蹈襲亦人之才性有殊文之成  
也自不相同耳故自三代以來屬文者以數千家未嘗有相同  
者也又何怪方叔之文不類于東坡哉唯其不相蹈襲然後見  
其於文有得且有成也韓文公有言唯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  
能乃剽脫又去唯陳言之務去李習之去前人既言之矣吾復  
言之與前人何以異也今之後生欲學為文詞必先剽竊採撫  
於前人是以愈學而不至讀之便知其於文無所得且無所成

也孟子論君子之道於道欲其自得之爲文詞豈不然哉由是言之方叔之不類東坡正得學文之躰而方叔之文所以工也世獨未之知耳子姑以是冠其遺編之首後之人必有能辨之者當知余言之不佞

胡先生言行錄序

龍溪先生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氏而止耳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氏而止耳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繇先生之門而出者

文二百五十九

八

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同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爲太學官待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爲最久其逮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閔注子東往吳興學布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語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出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官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秩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唯義理之在人心者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爲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於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矣

建炎中興日曆序

新安居士

臣忝被聖旨自記大元帥府事跡至陛下即寶位本末編為成書進御以塵乙覽將付之史館巨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伊尹申誥于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于始蓋保位莫如慎如也始之不慎其竟終者鮮矣慎終當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于艱難思厥艱以大正厥始大正厥始以圖克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虜庭改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夏勞百為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逝之大統即祚於應天府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首記參以斷編而以事系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系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月一日十五日至于建炎元年夏五月九日採事撫實編次成書分為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曆或庶幾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具臣汪其謹上

文一百五十九

九

後序

臣惶恐拜手稽首言臣蚤幸遭逢以從羈縲軍旅之事無補寸長惟幄之謀徒稟成筭惟是蒙犯霜雪鞅掌朝夕奉以周旋負罪甚多蒙德最厚故凡陛下孝弟之至形於云為之粗經綸之大發於心術之微建府以來巨細首尾臣所得頗為詳悉臣之肺腑未嘗或捨永惟陛下正德受命續已斷之大統典章或闕則年運而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愈久而愈繆臣操管編緝初竊有志緣臣以罪屏斥流離轉徙六年于茲雖欲為之私竊自謂不經上聖筆削懼天下後世弗以實信以是不敢輒私著述與野史混淆而取疑異代又恐忽先朝露不得措一辭以紀叙盛德大業之萬一攀附孤恩夙夜愧恨今也上天

眷佑未喪斯文詔旨下頒臣得以纂類當時本未具以上聞惟  
陛下所筆削闕諸天地而不謬質諸神明而無疑傳信將來如  
揭日月庶幾陛下再造基業之隆不至泯沒臣死無所憾言除  
編次建炎中興日曆奉承詔旨外更復鋪陳初終總為後序曰  
臣恭惟皇帝陛下躬不出出之姿應命夫之運靖康丙午春太  
上皇帝出幸淮浙諸王從駕以往獨陛下奮激忠義夾輔淵聖  
以衛宗廟社稷奉使虜庭陳義不屈金酋弗得辱卒講和而退  
逮秋金人渝盟長駟再入淵聖皇帝以陛下威名著於夷虜仍  
詔出使止師陛下朝聞命夕引道晨夜倍道疾馳期於有濟天  
未悔禍事有大謬不然者陛下渡河未比虜兵已引而南矣跣  
躡安陽既念王室思唱大義坐以待旦惟淵聖皇帝有德侮之  
託命陛下以兵馬大元帥建府安陽治兵朔部復危渡河傳檄  
諸路趨師赴難激勵諸將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人倍其氣蓋將  
効死以進會附傳以聖蠟到親筆又樞密院誓書謂金人登城

歛兵不下方議通和令王師退舍有無誤國事之戒陛下初欲  
矯制遂事幕府建白以投鼠忌器大兵外逼奈二聖何陛下寤  
寐靡遑枕戈隱忍以俟屬探報群醜為度夏計擿躡駐郊乃趨  
師眾誓與死戰方鼓而前彼已宵遁痛鸞駕之北狩駭邦昌之  
僭竊我良安在不如無生會天下樂推而群臣勸進咸謂祖宗  
基業覆墜大羊民心皇皇非后何戴正祥契應天實啓之王帶  
寵行淵聖先大事之語御袍脫賜陛下有異夢之祥祝矢變弓  
射三發而連中臨河問渡水一泮而復凝稱康王為靖王以非  
曆數之在躬見紅光如火光以顯炎正之再王乃至中軍雲覆  
華蓋初程店宿剎與上皇賜二字即真太母趾三書傳序皆曰  
中興之運實繫受命之符人謀鬼謀孰不以為宜乎迫不得已  
應天順人而即帝位夫豈偶然哉臣前之所載莫非紀陛下  
時行事之實雖漸潤色俯仰無愧臣竊惟陛下豈但俾臣編類  
事跡而已哉舜之好問禹之拜言其亦有望於顛沛之舊臣也



耶臣因得以畢千慮之愚以為陛下獻臣聞齊公之入既立也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齊公請叔牙為壽叔牙奉觴而起  
曰願君无忘在莒時管仲無志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志鉅牛車  
下時齊公避席而謝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則社  
稷不危矣又聞漢光武大業既定異時馮異朝京師引曰  
倉卒無羹亭宜粥滹沱河麥飯厚恩又不報異稽手謝曰  
家先忘河北之難臣無忘巾車之恩夫叔牙馮京之為人臣猶  
忻慕獨恨臣老矣不勝受恩待不及林泉効叔牙則奉觴無路比  
馮異則引見无階惟是忠不忘君願陛下無志履歷艱難時臣  
當無志執鞭弭奉以周旋時結草而報庶幾君臣俱榮方駕古  
人不其臆坎雖然臣抑又聞之孔子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陛  
下即位以來宵旰憂勤誠能无忘矣臣之拳拳願陛下終始无  
忘而終始是懼則豈特無咎而已哉予以奉迎二至于以尅復  
中原殆將遠邁光武而下視齊公為不足道臣謹彈竭指白附

文二百五十九

七

序日曆之末仰塵乙夜之覽惟陛下察臣區區所以序之之意  
不勝幸甚具位臣汪某謹序

獎諭書後序

唐恭愍公

上即位之元年春正月臣自右史首雜諫大夫越三月遷詞按  
數嘗奏對恭承聖訓以恤民疾苦為念至誠惻怛醉於天顏目  
佩服堯言奉以周旋願宣布之未幾出守馮翊會有疆場之警  
奔命旁午調發頻仍民亡聊賴臣既効職能力役省追呼一切拊  
循无妨農時无擾獄市以奉揚天子德意乃繕城池謹關河拓  
卒旅整器械凡防秋所須悉遵詔旨吏不生茲民不告病而臣  
不亦命亦臣職也幸逃司敗何足云勞而連帥誤以聞隆詔獎  
諭臣不武何以堪之昔漢宣帝按覈吏治二千石有理效璽書  
勉厲公卿欽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時黃霸  
守潁川治為天下第一召尹京兆而以之軍興貶霸循良吏於  
倉猝之事缺焉臣奮跡畫星奉詔收民心勞政拙大懼不稱而

以軍務被獎臣實不武何以堪之雖然斯民也三代之遺俗也其被祖宗涵育之澤為甚又頌天子寬仁勤儉之德為甚懋三老孝弟教誨之甚力而子弟之率甚謹不幸有警必有忠義慷慨以徇國家之急者豈忍疾視其長上而不肯効命哉是則臣之不乏軍興雖臣職也非臣之能也寔祖宗之餘澤而天子之盛德也其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謹舉諸書而刻諸堅珉以傳不朽敢拜手稽首而為之序云

參政兄內外制序

蘭陵孫公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言語文章而謂之空言何謂空言舉人墨客賦上林誇雲夢夸雄聞麗諷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士誇說然刻丹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霸朝巨萬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号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窮強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矣故寇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劔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貴於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衮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蓋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享号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祕書為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用經典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人為李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群盜相拔而起四方多事大元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意則坦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參政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選於是為盛

文一百五十九

十一

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選於是為盛

于大雅得公所作內例制若干首讀之而漢曰辭達而已矣夫  
之好中心之所欲言言有裨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  
也况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於四方万里之遠使人人曉  
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啜去鯁口腹皆通惟公之文爲然由  
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味一代之弘文爲後世法乃序  
而藏之

晁氏崇福集序

金華先生

論立至於奇論畫至於神固不可以加矣然必有宗焉以正爲  
主恆二者皆其變也天下之作無難於文章而西京爲之宗此  
佛氏所謂正法眼藏者若天淵源授受不失其傳而極于變則  
本朝號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惟晁氏自文元文莊以道德顯  
聯芳太史其後大音迭奏奇澤深襲出世不乏人如元祐之無咎  
靖康之以道雖材用弗究而抑嘗入東觀入西掖振耀於一時  
獨吾之道成聲年坐堂講遠老以死藹其方雅詩詞科蓋已溫厚

尔雅燕詩且足多哉余晚與其本于叔直公游乃悉得遺集而孰  
復之文章直訣尺在是矣信乎瑶杯皆玉寶而丹穴無凡毛也  
取命工饒語放於以發千載不朽之幽光退之日文亦必慎其  
所道譬以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運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  
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辱有欲趣西京之正宗而力去散骸之  
末習捨是局刻心焉

石月先生至言後序

金華先生

昔者孔子蓋嘗論學矣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至謂當時之好學刻己徒顏子而已故自曰欲以憤忘食樂  
以志憂又曰費哉曰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  
學之大成也今之去孔子益遠矣學而能好好而能樂其性石  
月先生乎然顏子之短命孔子以爲不幸先生年彌高德彌新  
天其使主盟吾道蓋不文也豈非孔子之幸欤而顏子之幸乎  
思得之其微言之所著見者中言是以先生至言之言蓋與予

庸相表裏其於學者甚惠其自是所蒙息此還時先生從之二十  
言部公將漕江而某舟過南昌獲入拜先生於堂上一日先生  
不鄙遂授某以其書某服膺焉信夫先生今日之老顏子也則  
世之苟求進中庸之正道捨先生而焉歸其政具論之以勸學者  
者紹興十五年仲春眉山程某書

臨川文集序

金華先生

自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以降得道德之傳而發聖賢之秘以  
詔後覺惟國朝歐陽氏司馬氏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  
漢唐先儒之所能至然王氏之學其弊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  
者又不幸失於功利文正東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  
至於文詞之雅律詩章之精深春容怡愉一唱三嘆及善極擊  
則無以議也而後代之士見之不明講之不詳輒指以為邪說舉  
而弃之可乎鄉人杜仲容乘哀臨川凡所論著合為大成集鏤  
木以行於世曰抑有以也謂吾州里唯知尊蘇氏而不博取約  
守以會仁智之歸彼自陋也將因以廣之予於是樂為之書

文二百五十九

一四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九

臨川文集序  
金華先生



